



三國志餘論卷全



山陽丁晏學



陳壽三國志

案晉書陳壽傳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

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入晉累官至治書侍御史元康七年卒年

六十五傳稱三國志善叙事有良史之才非虛美也



鈔九十九引晉書王沈傳正元中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

時諱未為若陳壽之實錄也後魏書毛脩之傳崔浩論陳壽

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廷之言

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劉勰文心雕龍云陳

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史通載文云

干寶陳壽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因畫機要文中子曰陳壽

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中興書目初王沈撰魏書為時

諱惡殊非實錄晉書元康七年尚書郎范頽等上表稱壽三

國志辭多勸戒有益風化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張華深善之曰當以晉書相付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而罷當時固甚重其書也 又案承祚晉人晉承魏祚於魏祖多度辭紀稱太祖列傳或稱曹公至吳志周瑜傳云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魯肅傳今之曹操猶昔項羽蜀志諸葛亮傳上疏始聲言討賊興復漢室表言漢賊不兩立大書特書一吐胸中之憤良史之直筆也

裴松之注 案史通補注云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善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 案子元頗訾裴注之蕪然少期蒐採之博引謝承魚豢等書至五十餘種皆後人所未見幸賴此注以傳並可攷見同異得所折衷宋文帝命松

之注陳志書成奉進帝覽而善之曰此可謂不朽矣歷代皆重其書當與李善選注並傳

武帝紀 史通云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位乃人臣跡參王者追尊建名比之天子可也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曰皇之祖考而已 考證曰蜀始終皆稱先主以此知陳壽意中隱以正統予蜀如綱目之指隋王通曰使陳壽不美於春秋遷固之罪言其體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則合於春秋也 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世說注引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爵臺上施六尺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太祖紀敘述簡要而語多微辭既詳其先世復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建安元年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

迎史家之特筆也書漢伏皇后被黜死兄弟皆伏法始建名號
侯六等賞軍功自淳于還鄴大封功臣為列侯始建魏社稷宗
廟初置尚書侍中六卿皆不書天子之命史筆謹嚴於書法見
之矣 後漢書獻帝紀云曹操自領冀州牧曹操自為丞相曹
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其二子曹
操自進號魏王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范書較之此志
殊為直筆蓋承魏祚陳壽晉人多所迴護蔚宗宋人時不同也
太祖紀程昱郭嘉聞公遣劉備言於公曰備不可遣公悔追
之不及昱傳謂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先主亦危矣哉要之
鴻門之舞劍漢高得以脫去亦有數哉 魯肅勸孫權借備荆
州周公瑾言備梟雄不宜以土地業之與程郭意見同 劉義
慶世說曰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

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注又引
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云何如主者云可以小
斛足操曰善後軍中廩穀不足言操欺眾操題其主者以徇曰
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當借汝死以厭眾心其變詐皆此
類也

文帝紀 案太祖紀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崩文帝紀改建安二十

五年為延康元年冬十一月奉璽綬禪位是時尚未小祥詳書
之以著丕之罪也 王厚齋曰晉傳元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
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
之 案文帝禪位其事至不足道陳志第載漢帝奉璽綬一冊
可云簡要裴注備引勸進諸表至八九千言皆承祚所刪棄閱
之祇取厭耳而少期据撫浩博宜子元訾其煩蕪也

又黃初元年
詔曰咨可謂
命世大聖億
載之師表者
也 案魏碑
孔羨碑亦作
李仲璇碑
李仲璇碑
之儒聖吾鄉
山天先生金
石存云爾雅
釋詁咨茲此也邢疏云咨與茲同

范書刪削便覺文覺義不暢當據承祚此傳補正之

曹爽傳

西魏

曰魏氏之亡始於曹爽之誅而終於齊王之廢及

高貴鄉公之弑爽之驕溢其敗有由然爽不死司馬之篡不成若夏侯元李豐之獄則師昭相繼逆節彰著諸公身沈族滅皆魏室之忠臣也故於元傳末以王繼許允終之以其皆止身殉國者作史之良法也 案費禕傳注引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己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信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心日更以爽委

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感而向芳必無悉甯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盪不當矣 案費禕此論昭雪曹爽之冤當時固有定論懿之罪無可追矣 又案何平叔清談之士當時固深譏之然附曹爽謀欲誅司馬懿此為忠於曹魏雖危其身未可議也承祚晉人史家曲筆豈公論哉 又案曹爽以魏之宗室見司馬宣王專政與何晏等共圖之事敗族誅是為忠於魏者壽為晉人書之以逆史文之飾辭也

夏侯元傳 案世說云夏侯元既被桎梏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元相知因便狎之元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注引魏氏春秋曰元字太初夏侯

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雄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硯及太傅薨許允謂元曰子無復憂矣元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尤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元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元送廷尉 義門曰閱夏侯太初傳為之流涕更閱管幼安王彥考張子明胡孔明事使人超然有高舉之志案案豐等與夏侯太初謀誅司馬宣王事世見殺史文雖稱曰逆然傳云太初臨斬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史家微辭亦見其忠於魏室毫無愧心不幸為司馬所誅義門讀之所為流淚涕也曹爽傳亦然讀史者當分別觀之烏可以成敗論人哉

荀彧傳

案彧傳特書漢侍中一字之褒以見其非魏臣原其志

也。又案荀文若為曹操謀主直至操加九錫始以正言拒之其識晚矣范以荀入後漢書陳以荀入魏書各有命意范書謂或病留壽春曹操遣人饋之食發之乃空器也遂飲藥而卒與魏氏春秋同魏志則云或病留壽春以憂薨傳末云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此一語無限感慨良史之特筆也 荀賈合傳先外王父劉麻城公曰三國荀賈合傳荀或荀攸賈詡皆助魏而亡漢者也故表出之裴松之以不倫譏之未識陳壽作史之心田疇傳 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一作子春西莊曰陶潛擬古詩辭家夙辭嚴駕當往至無終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注云春一作泰姚寬西溪叢語引漢書劉澤傳注齊人田生字子春以解陶詩大謬

王脩傳

注引王隱晉書子褒字偉元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

悛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案晉書王孝友傳作王哀哀褒
字形之訛當依晉書為正

邴原傳 案邴根矩管幼安皆盛德君子時人與華歆號為一龍
范書謂伏后之廢操使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
破壁發戶而入若歆者狗彘之不若矣烏足為龍首哉 傳謂
曹操欲以邴原亡女配愛子倉舒此魏晉以來所謂異婚也而
根矩正言拒之可謂道義君子矣 又案邴管以與華歆友歆
既貴顯不得不渡海以避世貞士潔身之苦心也觀幼安晚歸
中土猶被華歆徵命敦促使其早離遼東得毋為所污染乎宋
蘇文定贊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若幼安
者可以處亂世矣 華歆黨於曹操少與幼安交契必引幼安
同朝譬諸倚門市娼與貞素士女同處設計淪污以快其意此

必然之理也不得已蹈海長往若將終焉宇宙雖大竟無容足
之區其志亦可悲矣迨後浮海還郡詔以為大中大夫固辭不
受歆又遜位讓之復上疏以篤疴辭終其身未嘗濡跡士君子
遭時不偶不幸與小人交涉推傷之酷固屬可危援引之殷尤
為可懼若幼安之割席於前辭爵於^後可謂鴻飛冥冥矣否則如
蔡邕之於董卓荀彧之於曹瞞一為所污並受其害奚止元規
塵汚人哉

袁渙張範傳 西莊曰素張諸人生於亂世或不忘故君或甘心
死節其仕於操者皆因緣寄托非其本心也况皆未入黃初篡
奪之事不與焉以幼安終之必如管之志行方為最高耳
程昱郭嘉董劉傳 于文定讀史漫錄劉子揚之才識荀彧郭嘉
亦不能及而丕不能盡用也當先主伐吳子揚孫權遣降子揚

請毋降其降與蜀夾擊而丕不用及蜀退而始伐吳子揚請毋
伐而丕又不用臨江而返者三矣此子揚之智也 又云司馬
懿之得政劉放孫資成之也曹爽之受禍何晏鄧颺激之也放
資邪罔之臣何鄧浮華之士怙寵罔利至於敗國赤族晏案劉
子揚勸早圖劉備太祖不從其才識與程昱郭嘉正同
杜恕傳 注以孟康代恕為宏農康字公休安平人博讀書傳領
典農校尉清已奉職恩澤治能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勃海太
守義門曰此孟康即注漢書者顏師古曰安平廣宗人
蘇則傳 案蘇則傳謂則與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
注又引魏畧曰漢帝禪位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
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
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此事陳思王傳不載特於此傳互見之以

表陳思之賢王乃心漢室良史之直筆也

陳思王植傳

案子建求自試表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

用能畜無用之臣墨子云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

不愛無益之子是子建所本也 又案陳思王傳極寫其忠誠

劉子政以後一人而已傳云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史家之

實錄也又云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子桓時時猜之以彰其

過承祚意有此賢王既不能立又不能用此魏祚之所以不永

痛惜之意當於言外得之 又案楊修丁儀丁廙素為魏主所

重皆以厚結陳思王見殺生世不幸為賢王所知卒為猜主所

忌此管幼安高舉遠引所以為不可及也 又崔季珪傳臨菑

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季圭答曰仁孝聰明宜承正統卒為

太祖所忌賜死悲夫

楚王彪傳 案讀子建贈白馬王彪詩知其不克令終矣

中山王袞傳 案中山王袞小心敬慎其言曰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表稱其表美聞之乃大驚懼可謂知幾矣處魏晉猜忌之主若中山王者可以為法賢矣哉

王粲傳 載譙郡嵇康七修類藁云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於司馬昭欲助母卬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差也案卬氏此說甚是嵇康魏志附王粲傳不應闌入晉書失史家斷限之制

傅嘏傳 世說云何晏鄧颺夏侯元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愚謂何晏等與曹爽同謀忠於魏室傅嘏乃司馬私人故不與晏等交結裴注引傅子謂嘏與李豐同州嘏又不善也亦是如此小說以成敗論人謂嘏有先識此瞽說也

高堂隆傳 案高堂隆儒林之選諫君匡正疏以孫劉之修德與

否對照形容情詞惻惻動人宜承祚之許以忠也

王昶傳 案王文舒戒子書篤實有味當與伏波戒兄子書並傳

母卬儉傳諸葛誕傳 史通因習曰夫王室將興霸圖雲構必有

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叡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

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 又史通曲筆云

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

之董承耿紀晉書初之諸葛母卬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

史書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 案王凌諸葛誕

母卬儉皆不附司馬宣王卒為宣王所忌終見誅夷諸人皆魏

之忠臣也史家連類作傳令讀者於文外得之承祚可謂良史

矣 鄭漁仲通志叙云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

叛臣王凌諸葛誕母邛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
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王
厚齋因學紀聞云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
節義之鬱巨姦之鉅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母邛
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
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世說品藻云諸葛瑾弟亮及從弟
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
狗誕在魏與夏侯元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宏量晏案諸葛誕
不附司馬氏忠於魏室為宣王所誅晉人阿附典午妄加貶譏
劉義慶無識錄於世說小說短書不足道也西莊曰母邛儉
與夏侯元李豐善揚州刺史文欽徵賞不許怨恨儉以計厚待
欽正元二年儉欽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案

凡作史者書法先書其反而後言其罪狀則是正其罪而誅之
坐以實反也先具其狀然後言狀反則所云反者乃不得已而
言之儉反司馬師非反魏顯然可見

華佗傳 史通人物云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

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楊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
列諸傳遺此不編此亦網漏吞舟過為迂濶者案知幾譏魏
晉史之闕失桓範字元則僅附見曹爽傳裴注引魏畧較詳仲
景謂張仲景也皇甫謐釋勸云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
定友魏書有華佗傳而不及仲景是其失也仲景名機著傷寒
論二十二篇何楨字元幹有文學器幹偉見張隱文士傳晉書
何充傳楨之曾孫許詢字元度即世說文學之許掾也今晉書
亦無何楨許詢傳又案隋書經籍志張仲景方十五卷仲景

後漢人華佗方十卷佗後漢人華佗觀形察色並三部脉經十卷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梁有華佗內事五卷佗及仲景皆漢末同時名醫承祚不為仲景立傳子元所由訾議也

杜夔傳 世說注引晉後略曰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校比之不差又引晉諸公贊曰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無能正者又引干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

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武用之郊廟

蜀志劉二牧傳 案蜀志首以二牧明其為漢家之裔末載季漢輔臣明其為漢室之臣承祚仕蜀不忘漢氏故主之思深矣子元譏其不應立二牧傳此以常例論之烏能識其用意哉 又案劉焉為魯恭王後張魯傳焉死子璋代立次叙先主為中山靖王裔為漢家一脉張本史之用意微矣 華陽國志亦有劉二牧傳大旨沿用陳壽之文常璩贊承祚云庶子稽古遷固繼聲其服膺至矣 義門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於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即二牧猶不得以妄干耳

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深矣哉案蜀志先書二牧原其初也義門之評為允史通編次云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恒例補注云言蜀志宜首紀先主而陳壽乃先以二牧比高光為違例矣又史通探賾云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干王莽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習鑿齒撰漢晉春秋以魏為魏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又直書云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使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

咸杜口而不言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如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又稱謂云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建作者之書事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勸善懲惡其義安歸案知幾帝蜀貶魏從習氏漢晉春秋朱子綱目之所本也

先主傳 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案常璩劉先主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命衣帶中密詔當殺曹公承先與先主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以將行未發較此文為詳又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案傳載權進妹事甚略又無孫夫人傳侍婢執刀互

見法正傳又妃子傳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裴注引習
史亦載此事 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
案大書特書今通鑑稱獻帝非定諡也綱目亦沿用之 劉豹
譙周等上言曰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案承
祚大書世胄與太祖紀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其文異矣 又案
孔明為相祫祭高祖皇以下是時禮文草創典制未遑文中子
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可謂知言 章武二年立皇
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案趙雲傳謂雲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
也妃子傳亦云甘皇后產後主志有稽穆右傳兄吳壹即吳皇
后也後主立太子時甘夫人已歿吳氏繼立為后史文甚明又
常璩華陽國志立皇后吳氏吳懿妹劉璋兄瑁妻也 陳志言
先主不甚樂讀書好狗馬音樂裴注引諸葛亮集先主遺詔勅

後主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則
先主亦非不讀書者承祚之史失之

後主傳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案

常璩後主志甘夫人所生也襲位時年十七 建興元年是歲

立皇后張氏案常璩華陽志車騎將軍張飛女也 譙周降

於鄧艾是日北地王譙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注引漢

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

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

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左右無不為涕泣者案北地王譙死節偉然當日月爭光陳志

太略不為習史之詳 又案常璩後主志云以譙周全國濟民

封城陽亭侯晏案譙周之降當時褒之以爵法制隳矣 又案

習氏載後主此間樂不思蜀恐為司馬忌之故為駭愚以自全耳。又案吳志孫權稱帝後直書權皓之名蜀志則稱先主後主而不名壽曾仕蜀不忍書故主之名不忘故主國之義也。又案常璩華陽國志有劉先主後主志大抵沿用陳書其稱承祚為陳子推尊至矣。史通曲筆云陳氏國志後主傳云蜀無史職矣祥靡聞紫黃氣見於梯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駭故加茲謗議者也。又史通史官云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益掌禮儀又卻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技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諸葛亮傳傳云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樂府解題引李勉琴說曰梁甫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電凍旬月

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操頌曰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梁甫山名在秦山下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據郭茂倩說則梁甫不始於武侯也。姚寬西谿叢語云張平子四愁詩欲往從之梁甫艱梁甫喻小人也。案華陽國志後主志云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一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哉然亮政脩民理威武外振以弱為強猶可自保。裴松之注引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甯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己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

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肯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案裴注極有卓識此等議論足以立言不朽傳云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案水經江水注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細石為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又案文選素宏三國名臣序贊云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初九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霧霽宗子思口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又序云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人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托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已傳言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

民之幹優於將佐畧案魏書毛脩之傳脩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人書佐被捷百下故其論諸武侯曰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崔浩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為員之非挾恨之矣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為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眾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知窮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為然。又後魏書李苗傳苗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嘆息謂亮無奇計與崔浩所見同。案此傳推崇孔明至矣故於亮集備載篇目至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自是篤論史家所為不虛美也。袁子亦謂應變非所長非陳壽一人之私見也。晏案崔浩亦有此說已錄於前。又案後出師表或以為偽托非也。卷中李評已駁之矣。此表忠悃發於肺腑非孔明不能為也。何得以亮集不載疑之。又史稱管蕭之亞最為篤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各一道其智略可知矣。然其心跡光明伊呂無以加也。于文定曰孔明之品王佐也其事伯佐也為相而自校簿書統軍而親決罰鍰此可施之一州耳使相天下可勝校且決乎孔明不用魏延計從褒中取長安關中卒聞亮出使延從褒中以一旅走

夏侯懋如驅九耳不用何也。延不可使諸將之中豈無可使者耶。坐失良圖數出無功陳壽之短其用兵言不漫矣。朱子稱子瞻及尚死節南軒謂兵敗身死智不足稱。干寶曰諸葛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有焉此論允矣。又武侯誠子書君子之行靜以靜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案淮南子主術訓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武侯亦本鴻烈之書。趙雲傳注引雲別傳曰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顧亭林曰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蠓磯相傳昭烈孫夫人自沈於此有廟在

馬水經注武陵孱陵縣故城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脩之則是隨昭烈而至荊州矣蜀志云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據裴注引趙雲別傳孫夫人自荊州復歸於權而後不知所終蠟磯之傳殆妄

龐統法正傳 世說注引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次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 水經沔水注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世故謂此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權情自接泛舟襄裳率爾休暢 統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案世說注士元卒時年三十八與此書小異 唐子西曰龐德公以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卒黃忠法

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繼謝明年後主踐阼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勲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飛傳稱關年長數歲飛兄弟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逝而譙周至七十餘終天不祚漢明矣 案關先張二年卒當先主之末年至後主即位關張俱不及見矣龐統傳年三十六子西云三十亦誤 西莊曰黃忠傳言其勇毅冠三軍而名望不高則年亦未老先主為漢中王明年遽卒趙雲卒於建興七年其年亦不過五十餘惟空虛無實之許靖年逾七十耳天欲廢漢人不能興之矣

麋竺傳

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泉貨幣以

助軍資案帝璩劉先主志亦載麋竺進妹為夫人事

彭彙傳

分子之厚誰復過此注臣松之以為分子之厚者彙言

劉主分兒子厚惠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案傳言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注謂劉主分兒子厚惠施之於己案穀梁傳召伯周之分子也范甯注周之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彙言劉主待己之厚不啻如支庶子孫裴駟之說非也

卻正傳

案卻正文士耳釋譏規仿解嘲亦是常語與譙周聯綴

同傳著其為降臣也

張嶷傳

案張伯岐威加邊夷結以恩信不減忠武之風其戒費

禕視其愛信新附太過尤有遠識後竟如其言與諸葛瞻書論太傅恪離少主履敵庭非良計長算終為孫峻所害伯岐亦人

傑矣哉

姜維傳

西莊曰姜維傳未叙維為魏將士所殺事維本志在復

蜀不成被殺其赤心則千載如生陳壽蜀人而入晉措詞之際則有難焉者評中於其死事反置不論而但譏其翫眾黷旅以致隕斃壽豈不知不伐賊王業亦止惟坐待亡孰與伐之若以維之謀殺鍾會而復蜀為非則壽不肯為此言維之於蜀猶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宋耳呂成公史說云諸葛死後猶足以維繫廿年而蜀不亂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是賢者皆亮之規模有以維持之也案華陽國志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董允為四相當時固有定論矣

楊戲傳

案華陽國志作楊羲案蜀志未附載季漢輔臣贊首

序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贊昭烈帝曰別自中山靈精

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推尊為漢氏之統予蜀至矣何必明著正統哉承祚故國之思良史之筆當於文外求之考證云陳壽志後儒嘗其帝魏寇蜀夫晉承魏祚奉命脩史難於立言况壽本不帝魏寇蜀也三國各自為書魏紀亦後人所加非壽之舊蜀志首日先主後主諱某非孫氏比魏不云紀蜀著其諱可謂帝魏寇蜀乎而未復假楊戲贊以網羅全史且著中漢李漢名目於以見皇統斯在變例隱辭令後人自悟苦心千載若揭也

孫破虜討逆傳 厚齋曰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

吳主傳 建安二十五年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考證曰丕書嗣王書稱尊明其為漢之王而僭

稱尊也於先主則書名書稱帝而已即此亦見書法不苟黃龍元年丙申南郡皇帝位是日大赦案吳志書孫權即位其文甚略至蜀志書王即帝位拜表漢廷羣臣勸集大告皇天較吳書為詳矣吳蜀書法不同是史文用意處西莊曰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黃武元年大破蜀劉備奔走势愈強盛則魏欲與盟而不變九月魏兵來征又卑辭上書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臨江拒守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通聘於蜀乃既和於蜀又不絕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王五年今日北虜縮竄方外無事乃益務農畝稱帝之舉直隱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後發反覆傾危惟利是視用柔勝剛陰謀狡猾陳壽評以句踐比權誠非虛語案諸葛忠武隆中之對已定三分之策始終如一當日有魯子敬同心戮力以拒曹瞞蓋吳蜀偏安非併力

不足以抗魏忠武深明時勢故欲援吳以助之吳主權反覆變詐黃龍元年雖定參分之盟同討魏賊非權之本意也吳主用陸遜呂蒙以圖蜀蜀受其害實則自翦羽翼吳亦旋亡大抵南人多詐所謂飢則依人飽則颺去今人風氣猶然權南人也以妹妻先主復又迎回還吳蜀志不立孫夫人傳史例亦嚴矣哉又案諸葛瑾傳裴注云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謂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朱子語類學者皆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權之為漢賊也若權有意興復漢室有當與先主協力并謀正曹魏之謀罪如何先主才整頓得起時便與他壞倒如襲取關公之類是也

三嗣主傳 天璽五年皓死于洛陽考證云蜀志於安樂公書曰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而皓則書名書死亦見史法

太史慈傳 洪容齋曰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士礪礪落落皆非後人所能莫然太史慈者尤為可稱慈

少仕東萊本郡為奏曹吏郡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為賊所圍慈為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為揚州刺史慈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于義許子將不當笑我耶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便前鬪正與策對得其兇釐及繇奔豫章慈為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又稱其烈義為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為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沿海昏至卒時纔年四十一葬於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宋乾道中封靈惠侯

步騭傳 案傳言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
水經浪水酈注云建安中吳遣步騭為交州騭到南海見土地
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故渺日高則柔土下則沃行
林麓鳥獸於何不有海怪魚鼈龜鱉鮮鯨珍怪異物千種萬類
不可勝紀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
畝複道迴環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騭登高遠望觀巨
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
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城郭傳言鄱陽太守即番禺也此
文可補陳志之闕

周瑜傳 義門曰周公瑾年三十六魯子敬四十六呂子明四十
二使子敬十年不死吳盟尚固襄樊舉而漢室復興矣此武侯
所以發哀也 案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云公瑾卓爾逸志不

羣惜其齡促志未可量今天假之年其勛業當可觀矣天不祚
吳子敬子明亦不及中壽豈非數哉

陸遜傳 厚齋曰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
式有晉祁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和傳 注引吳書諸葛豐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考證曰誕即
諸葛豐之後吳主赤烏十年傳注引江表傳作諸葛壹豐乃壹
字之訛

孫峻傳 厚齋曰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
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又曰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又案元
遜傳約而能賅簡而有法筆力高古突過蔚宗義門方之蕭索
孟堅抑亦過矣

魏志齊王芳紀

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

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誕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

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

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芳歸藩于齊

以避皇位注魏畧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

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

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勤兵於外以

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

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

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案齊王芳之廢由於大將軍司

馬師篡弑之勢成矣魏畧所書可為實錄承祚晉人諱而不書

反載太后之令媒孽其罪此史文失實處

陳留王紀 注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太安元年崩諡曰元皇帝案魏紀稱陳留王不書追諡元帝史文失之

高貴鄉公紀 案注引魏氏春秋帝與羣臣講述禮典又幸太學

講周易尚書而太后令極言其情性暴戾誣以大逆之罪皆司

馬昭所為陳祚因舊史之失文沿而不改要之前後參觀其事

具見史文微而顯矣紀書諸葛誕反乃反大將軍非反魏帝也

讀史者當分別觀之

魏文帝紀 丁卯夫人甄氏卒案郭后紀注引漢晉春秋曰初甄

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

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

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讐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

帝怒遂逼殺之初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畧亦有被髮覆面之

事魚豢所述亦同習氏之直筆也魏紀但書其卒甄后紀云郭

后愛幸甄后有怨言帝遣使賜死葬於鄴文簡而旨微矣

華歆傳 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注

引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

案魏武帝紀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

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注引

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

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

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

天下甯有是邪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案華歆弑

后之惡書罪無窮本傳諱而不書何也評云清純德素此承祚

之曲筆非信史也

史通云習鑿
為以魏為偽
國者此蓋定
邪正之途明
順逆之理耳
原注云習氏
以蜀為正統
其偏自叙事
者習蜀先主
為昭烈皇帝

劉放傳 孫資附傳云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
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
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案放資乘明帝臨危請以司馬懿
輔政遂移魏祚晉書荀勗傳論者以勗傾國害時為孫資劉放
之亞二人不忠於魏室于文定以為邪罔之是也史文既譏其
順承而又嘉其諫諍扶贊承祚曲筆失其實矣

魏紀 裴注引漢晉春秋案晉書習鑿齒傳著漢晉春秋起漢光
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
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著
論一篇尊晉繼漢以黜魏武朱子通鑑綱目帝蜀以為正統本
於習氏之論也習氏書亡佚無傳裴注所引凡七十餘事其表
章節義遠勝陳書習氏書毋叩儉感明帝之顧命事雖不成可

謂忠臣陳志夷儉三族曲為晉諱非習書無以表毋叩儉之忠
一也書諸葛誕起兵蔣班焦彝勸止之文欽怒誕欲殺班又稱
文欽子鴛名倣晉諸公贊東安公繇欲殺倣誣倣謀逆是皆忠
於曹魏非習書無以表諸葛誕文欽父子之節二也書北地王
謚言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後主不納謚哭於昭烈之
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涕泣陳志頗略非習書無以
大著謚之忠烈三也書王凌令狐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欲迎
立楚王彪以興曹氏並魏室之忠臣陳志凌飲藥死非習書無
以表凌愚之節四也書王經被收辭毋母笑而應曰人誰不死
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帝召沈
業王經討賊業奔告司馬文王晉諸公贊謂業呼王經經不從
後坐高貴鄉公事誅經死魏難而陳書不著其節五也書王褒

書曰先王入益州
吳遣迎孫夫人
夫人欲將太子
歸吳諸葛亮使
趙雲斷江留太子
子乃得止案蜀
志穆皇后傳先
主既定益州而
孫夫人還吳志
無孫夫人傳以
其還吳絕之也
習書陳志皆
言還吳甚明
是正小說陽羨
投江之案八也

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褒父名
脩脩被殺詳王隱晉書承祚書脩病卒官曲諱其事非習書無
以表王褒之孝義六也書稱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于危必同
其難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關靖死公孫瓚之
難非習書則不傳七也書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
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陳志無李昭儀非習書則不著
其節九也書高堂隆可謂忠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
社稷與陳書詔詔稱直過史魚正相發相也若其摘發奸邪
文直事核書賈充成濟之惡由於討司馬昭昭卒弑帝刃出于
背書葬高貴鄉公百姓聚觀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掩面而泣
悲不自勝著弑君之大惡自名春秋不虛也陳紀但書卒年二
十曲為晉諱不如習書多矣又書劉放孫資久專權寵乘明帝

寢疾白宜詔司馬宣王以參曹爽習氏深明二人之奸為晉篡
魏張本承祚以劉放孫資同傳曲為放資隱惡非實錄也若其論
之可取者論劉先主顛沛險難信義愈明而斥其納同族劉瑁
后為夫人謂違禮教又斥其襲奪劉璋德義俱愆論諸葛亮能
用刑廖立李平致死而無怨言比於管仲之奪駢邑而斥其誅
馬峻謾蜀僻陋一方殺其俊傑成業為難實為篤論他如宣王
畏蜀如虎孟獲七縱七禽死諸葛走生仲達並見習書皆陳書
所無也其說之有用者說費詩阻漢中王稱尊號之非不知尊
有德以章大統可謂闇惑許攸說無與操攻徑從他道迎天子
則事立濟矣紹不從張郃說紹曰公勿與曹公戰密遣輕騎絕
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亦不從二人之見畧同袁紹有大志而見
事遲坐失事機之會又吳孫休子珣至蜀對曰主闇而不知其

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凡此習氏所述皆當時之名言後來之炯戒也其文之可採者又審配與袁譚書譚得書登城而泣袁紹與公孫瓚書後瓚敗自殺皆補陳志之所未備習與陳同為晉人而陳多曲筆習無諱飾之詞良史之直筆也惜乎其書久亡安得好學者廣蒐佚文尚可得其崖畧也

周瑜傳 與曹公過於赤壁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盛烟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注引江表傳時東南風急火烈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寨唐詩東風不與周即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即本之江表傳小說衍義造為借東風之說史文所未有也

華佗傳

與後漢書方術傳文義略同如史記之有扁鵲倉公傳

也佗為太祖所害魏太子倉舒殤在建安十三年而佗已先亡故太祖深悔殺之是時魏未篡漢范書陳志因兩載之亦如董卓袁紹劉表陶謙呂布之例承祚晉人作志蔚宗實採用之

圖書



